

「Oops！」的藝術—— 穿梭文化，刷新自我的雙語人

■ 郭文華

出國時，有時間的話，我通常會找家書店消磨時光。沒什麼特別目的，有時留意與工作有關的新書，有時只是隨意瀏覽，重溫逛書架的回憶。

這是上個月的事。在大學書店的回頭書區裡，身處來往雜遝的讀者中，我正翻閱一本日本科學的書。當我還沈迷在江戶時代視覺文化與科技的交會時，「砰」地一聲把我拉回現實，一張錯愕的東方面孔正對著我；他似乎在與另一個人錯身時把一堆書碰倒在地。當然，對常逛書店特別是舊書店的愛書者來說，這種窘狀並不少見。四周的人抬頭瞧瞧確定沒事後，又回到各自的書中世界。

不過，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這位老兄的反應。他僵在那裡，手足無措，拖了好幾秒，臉也扭曲起來。似乎在很吃力的狀況下，他口裡迸出似驚訝似感嘆，類似「嗚普」的聲音。

自然，這個狀況外的聲音沒有人在意。它既含混得聽不出意義，音量又不足以引人注目。但同是英語世界的異鄉客，我知道那個聲音的意思，那是接近完成，但未竟功的驚嘆語「oops」。

在英文字典裡，oops的意思是「在做自己覺得怪的動作，或驚覺一個小意外或錯誤時，自然的驚嘆反應（natural exclamation）」。它的歷史不長，在1930年代後才有確定用法，之前則是類似發音的whoops或whoop，指的是有點興奮的，狩獵時的呼叫。中文字典則比較情境，列出它的操作型定義與同義語。它這麼說：oops，驚嘆語，表示驚訝、驚慌、輕微的道歉，或是「糟糕」與「對不起」。同樣的，日文字典給的同義語是「注意」與「做下去了」，韓文也差不多。

雖然oops的意思看起來不難，但用起來並不容易。首先，在台灣沒有類似的情境。「糟糕」或「對不起」雖然也表示訝異，但因為不是非自覺的反應，這些語詞多少經過思考，隱含對該事件的判斷。對反應不過來的意外，我們通常就一聲「唉啊」，沒有特別意味，只是驚訝而已。不管是「糟糕」或「唉啊」，嚴格說來都不等同oops所適用，輕微、有點糟但可以接受，甚至不太在意的語境。簡單說，在英語世界裡的自然反應對非英語世界的人來說並不「自然」，它需要學習。

弔詭的是，自然的驚訝要如何學習？在初來異地之際，我確實請教一些朋友如何才能使得上「oops」這個字。看著我的認真表情，他們很困惑，因為oops似乎是自然而然會的，不用學。一位朋友這樣說：「oops應該算『媽媽教的話』吧。小時候看父母使用，看久了自己也不知不覺開始使用這個字。」這多少解釋書店的這位老兄的怪異行爲。顯然，他錯過自然學得oops的機會，而試圖在他不熟悉的語境裡，擠出英語使用者熟悉的表達方式。

不過，「在羅馬就要像羅馬人」，他的努力值得欽佩。事實上，在喊出「嗚普」後他訕訕地四下看看，似乎期待一些回應。沒有人奇怪，不過也沒有人讚許。他的oops還不夠立即，不夠「自然」與「不自覺」，似乎還在揣摩中，以致被拋在情境外，成為無從辨認，來自異世界的呼聲。

當然，每個人的語言表現能力不同。我見過很快便熟悉用法，在他人打噴嚏後順口接上「bless you」的學習者，甚至見過可以圓熟使用「oops」這個字，在適當場合裡還俏皮地拉長那個「嗚」音的。不過，在這裡我不討論要怎樣才能自由自在運用兩種語言。我想到的「雙語人」是科學哲學裡，在孔恩《科學革命的結構》以降對典範遞遷的討論。

簡單說，如果典範間如此不同，以至於無法溝通，甚至「不可共量」(incommensurable，無法相提並論的意思)，那描述這些事情的科學史家，要怎樣才能了解熟悉種種不同的典範，甚至用當代語彙來描寫呢？對此，孔恩提出雙語人(或多語人)的說法，把科學典範從對自然的的不同詮釋，推到更抽象，語言表述與認知的層次。他認為這些典範就像是用不同的語言所呈現的世界，科學史家可以透過學習去掌握這些語言，了解它們後面的典範。而把這些典範用當代語言表述出來，則牽涉到兩種，甚至多種語言之間的翻譯。

從典範到語言，從語言到世界的認識，在《科學革命的結構》後的科學哲學似乎又繞進語言與表述的老命題。不過，這位碰落書的老兄遲疑、不肯定的「oops」卻把我從這些哲學沈思裡拉出，跳接到一般人的語言學習經驗上。這樣說，在哲學上我們或許可以接受雙語人是理解典範，進而解決科學史書寫的方式。但做為科學與社會的研究者，我們要問：在實際上，雙語要怎麼操作？顯然，學習「第二語言」並不是一蹴可幾，說會就

會的。

孔恩在一場午後閱讀中頓然了解亞里斯多德《物理學》的世界固然令人動容，不過大家往往忽略一件事：在可以同情理解亞里斯多德之前，孔恩早已為無法「讀進」他的物理世界而努力多時，也困擾多時。的確，哲學討論是一回事，現實世界裡科學史家經歷的是一連串在異文化，甚至異時空裡的遭遇。他們在典範的迷宮裡揣摩表象與本體的對應，在誤解與挫折中適應自己。即使這些人可以接受典範的觀念，了解他們正在學習一種異文化，這樣的「語言」學習還是不容易。

在如何整合多種語言上，認知科學的研究可以給我們一點想法。語言認知學者Stanislas Dehaene的實驗指出，雖然雙語人的第一語言(即母語)的語言區位於左腦，與單語人相同，但在聆聽第二語言時，這些人的反應便不太一樣。研究者發現對第二語言比較熟悉的雙語人仍會使用左腦來處理，但對第二語言還不太熟悉的雙語人則會使用比較多的右腦。另外，對於兩種語言都很熟悉的雙語人，在運用時會用說第一語言的方式去處理第二語言。

這個實驗的啟示是：在科學哲學上所預設可以流利穿梭在各種語言之間的「雙語人」，在現實世界或許不存在；語言不但需要學習，而且每加進一種新語言時，這些人的語言處理機構都需要某種程度的再整合。如此看來，類似書店這位老兄的反應並不特別，它只是雙語人的訓練過程裡所呈現的認知斷片而已。

不過，以上說法還是沒有解答我們最初的疑問：像oops這種驚嘆語是怎樣習得的？以所謂科學哲學的「異例」(anomaly)來說，如果用語言來比喻，當這種在舊典範無法索解，需要新語言來理解的差異，出現在正要成為雙語人的科學家身上，進而產生不自覺的

認知衝突時，這種不自在與不自然很難只用「學習中」一語帶過。

我要指出的是：在新舊語言轉換的過程中，語言學習者挑戰的不僅僅只是去「學」一個新語言，或是怎樣把舊語言嫁接在新語言上而已。這個新語言背後的文化事實上也透過語言開始滲入學習者的既有經驗，進而與之相互拉扯。

拿情境學習來說，在書裡我們讀到在正式宴會時，刀叉又有固定使用順序，那叫「國際禮儀」。不過，我們知道雖然在美國大部分的餐廳裡準備刀叉，但用餐時卻不見得要按照既有順序，這是「當地習慣」，去了才知道。而有些事是不公開的人際互動，去了也不見得知道，要親身體驗才能理解，這叫做「默契」。比方說在派對裡說去「拿飲料」、「拿食物」來躲一些談話者的緊緊糾纏，或是用「嗯」、「interesting」的回應來儘速結束不太感興趣，或不想評論的事情。這些事情雖然微妙，但不難學。

跟以上狀況比較起來，「bless you」就有點蹊蹺。雖然這句話的用法很簡單，就是別人打噴嚏後為她或他問候，不過實際上不容易做得順。一方面說話者不知道別人何時會打噴嚏，另一方面這句話需要立即反應，不能太遲，也不能老說。換句話說，「bless you」需要一種「反射性」的情境反應，無法用意識控制。而「oops」大概是這個系列的情境裡最難的一種，它雖然不需要由外界狀況啟動，卻需要內化性的自覺，並且在別人可以理解的場合裡發出正確的聲音。這是oops的藝術。

從正式的國際禮儀到驚嘆的「oops」，語言學習的過程不但反映語言背後各種文化的「人工性」，它也呈現雙語人或多語人的混雜人格。我們不只是學習語言，事實上語言也透過各種社會機制刷新我們。東亞研究學者傅高義（Ezra Vogel）在談起他的多語經驗時，說別人看他跟猶太人相處時活像猶太老頭，講普通話形同華人，與日本人交談便像日本人，但他並不自覺。

而這並非特例。一個學者跟我分享他練習日語「耶」

的經驗。在對話裡，這個字表示對說話者的好奇與驚訝，但他承認開始時他就是發不出這個音，因為實在看不出這有什麼好奇怪。不過，「經過好久的鍛鍊，你看，我現在也會拉一個『耶』了！」他說：「老實說，在日文裡加一兩個『耶』還真得比較順。」而我的立即反應，可想而知也是一個很好奇的「耶」。

不過，看著他興奮的臉，我的感覺蠻複雜。如果典範是一種世界觀，我真不知道是這位學者征服了日語，還是他被日語世界所吸納。就這點來說，我們或許該把孔恩的典範概念與「自我實踐」放在一起，才能感受語言的魔力。在典範遞遷之際，誰能區分在裡面哪些是文化，那些是「反射」，哪些才是在超然世界觀外，刻劃當下的自我？

撇開科學史上的例子，如天文學家第谷（Tycho Brahe, 1546 – 1601）不談，典範與語言的遭遇得出的竟是思想史與人類學的感嘆，在物換星移裡自我要如何刷新與重塑的老命題。對孔恩來說「雙語人」是有趣的，因為她或他在哲學上「占有一個特殊的位置來說話」。不過，在現實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個跟著語境轉換的自己；不特殊，不過也不單純。

回到書店。這位老兄彎腰整理那疊碰落的書，我也把手上的書歸位。從他身旁繞過時，我說：「excuse me。」他抬起頭，看看我，挪挪身體，什麼都沒說。走出書店，我環顧下班人潮；他們形形色色，有老有少，但都面無表情。這是全球化的大都會。雖然如此，我不禁回想幾分鐘前的場景，那個延遲好幾秒才爆出，不肯定的oops。它讓我們看到穿梭文化間，隨時調整姿勢的異鄉人身影，也讓我憶起悠悠過往，各種典範在各階段裡對我的潛移默化。雖然就這麼匆匆一瞥，還真是意味深長啊！ □

郭文華

陽明大學通教育中心